

八位革命女前辈的故事

第三册

帅孟奇的故事

● 陈双璧 著

中共党史出版社

全书共八册



《八位革命女前辈的故事》之三

帅孟奇的故事

陈双壁著

中共党史出版社

1996年·北京

目 录

家 世	1
婚 姻	5
在大革命的风暴中	11
赴苏联	22
沪子一家人	27
“外婆”的来历	30
考 验	33
铁窗岁月	44
小端一	50
新的战斗	54
重聚在延安	59
关怀和信任	65
心中总装着别人	69
一身正气	73
意外的劫难	84
在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中	88
两袖清风	91

家 世

1995年的春天来得特别早，3月的太阳已经是暖融融的，洁白的玉兰花盛开在光秃的枝头，在阳光照耀下犹如朵朵银花闪闪发亮。

在北京某医院的阳台上，坐着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太太。她眯缝着眼睛沐浴着春日的阳光，脸被晒得红喷喷的，静静地坐在轮椅上，显得恬静、安祥。细看她的脸部，满布着深浅不一的细细皱纹。这些皱纹是经历一个世纪沧桑的证明。老人今年99岁，她脸上的每一条皱纹里，似乎都藏着一个故事。她是谁？她就是帅孟奇。老一代的人称她帅大姐；中年人称她帅妈妈；青年人称她帅奶奶；她身边的工作人员，不分长幼，都随着她的侄外孙，亲昵地称她“姥姥”。

.....

19世纪末叶，帅孟奇出生于湖南汉寿县的一个贫苦农民家。帅家的祖上原来是四川人，不知从哪一辈开始，流落到洞庭湖西南岸汉寿县东乡的陈家湾。陈家湾这个地方，地势像只铜盆，所以又叫铜盆障，洞庭湖涨水时，土地不易受淹，于是帅家的先人们就在这里垦荒落户。传到帅孟奇祖父这辈，帅家已经拥有22亩田产和几间木板房，日子过得也还充裕。谁知陈家湾的地主郭尧阶，看中了帅家这片土地，于是千方百计地诱骗帅孟奇的爷爷去赌博。不到两个月，帅孟奇的爷爷把田产、

房屋全部输个精光，从此一病不起，不到一年就离开了人世，留下寡妻李氏和四男三女七个孩子。

帅孟奇的祖母李氏是个处事果断，精明能干的女人，她挑起了这个一无所有，人口众多的家庭的重担。在毫无办法的情况下，她忍痛把两个女儿送出去当了童养媳，由刚满 15 岁的二儿子领着全家老小耕作帅家输给地主郭尧阶、郭尧阶又反租给帅家种的那 22 亩田。年成好时，勉强能糊口，遇见灾年，则一筹莫展。帅孟奇小时候，曾看见二叔捶头痛哭，因为辛苦一年种得的谷子全被地主抢走了……

帅孟奇的父亲叫帅惊白，是家里的长子，从小就作放牛娃，但是特别喜欢读书。看见别人家的孩子去私塾上学，他心里很羡慕，于是每天一早起来，先割下许多牛草，然后把牛牵到私塾旁边，一边喂牛吃草，一边偷听先生讲课。先生见这个穷孩子聪颖好学，非常同情，便经常指点他，后来干脆把他雇在身边当侍童。有先生在身边经常指点，加上自己勤奋刻苦，帅惊白学有所成，16 岁时考上了秀才。以后又公派到日本去学习教育，在日本参加了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同盟会。两年后回国，从事教育事业，在汉寿县办起了新式的高小学堂。辛亥革命后，帅惊白被选为省议会议员，应黄兴的邀请到长沙，在省里的教育司任职。后来袁世凯称帝，接着军阀割据，依靠列强，出卖主权。在内忧外患之中，目睹政治的腐败，他愤而弃官还乡，一心一意从事教育，希望以教育来振兴国家。

若干年以后，说起自己的父亲，帅孟奇给身边的秘书讲了一个笑话：“我父亲十二三岁时，奶奶要他回来学木匠，父亲不肯。奶奶一巴掌打去，他一跤摔在桌腿上，把鼻梁的山根处磕断了。奶奶心里内疚，只好由他去读书。后来父亲中了秀才，奶奶请了个相面先生来给他看相。相面先生摇着头直说可惜，

说这孩子本来会做大官的，可惜山根断了，破了相。奶奶后悔莫及”。说到这里，帅孟奇哈哈大笑起来，接着又加上一句：“相面的当然是胡说八道，可我奶奶真信，以后她对我们这些小孩子就不使劲打了。”

帅孟奇的母亲许云秀，是个温柔贤良的女性。过门到帅家和帅惊白成亲以后，她操持家务，相夫教子、孝敬婆母，善待姑叔，一大家人过得和睦融洽。

帅孟奇的外公家，位于距陈家湾仅四里路远的大连障，拥有四五十亩田产，生活比较富裕。帅孟奇的外公是个读书人，经常说：“不会选女婿的，选田产；会选女婿的，选儿郎。”所以他不顾帅家贫穷，把他唯一的女儿许云秀许配给了穷秀才帅惊白。

1897年，帅孟奇在陈家湾降生到人间。出生后，她先被放到外公家寄养。7岁时，奶奶把她从外公家接回来，教她操持家务：扫地、抹桌、摘菜、纺线。稍长，她又跟随二叔下田，学插秧、锄草、施肥、收割，雨天在家，就跟着二叔学打算盘。

帅孟奇聪颖好学，盼望能读书识字。但一直到9岁那年，东乡才有了一所乡村学堂，并且开了一个早读班，她这才有机会上学——每天早饭前到早读班学习两个小时。于是，清晨天蒙蒙亮，母亲就把帅孟奇叫醒，先起来洒扫庭院，然后去早读班上学。上完早读班，吃过早饭后，立即随二叔下田劳动。晚上还要在油灯下纺完祖母规定每天必须完成的一锭棉纱。为了学习，她苦一点累一点都不怕。艰苦的条件养成了她勤劳的习惯，锻炼了她坚韧不拔的性格。

帅孟奇12岁那年，外公家遭到变故，也被陈家湾的地主郭尧阶坑害破产。帅孟奇的舅舅许云平冤死狱中，舅母带着他们12岁的儿子许之桢哭着来投奔帅家，诉说许云平临终前的

遗言：“务请惊白兄把之桢培养成人，为父报仇！”帅惊白含着眼泪收留了许之桢，继续送他上学，决心让他受到良好的教育。后来他一直供许之桢读到长沙甲种工业学校毕业。

帅孟奇和许之桢是同年同月生，帅孟奇稍长。当年他们尚在母亲腹中时，云秀姑嫂俩曾经戏说过，如果生一男一女，就让他们成亲。现在姐弟俩生活在一起，青梅竹马，感情甚笃。他们常常议论地主的残暴狠毒，对地主的不劳而获，农民辛辛苦苦而吃不饱饭感到愤愤不平。

在贫苦的生活中，帅孟奇度过了自己的童年和少年时代。

婚 姻

1917年，帅孟奇和许之桢双双到了20岁的年龄。两人志趣相投，感情深厚。许之桢在长沙甲种工业学校求学，帅孟奇在汉寿家乡教村里的妇女们用改良织机织布。在这之前，帅孟奇曾经随父亲到常德，在女子工业传习所学习过用改良织机纺织的新织布法。又曾经随父亲到长沙，在周南女校读过半年书。父亲弃官回乡执教后，她也辍了学，就在家乡推广新织布法。这种方法比旧织布法速度快一倍，陈家湾的姑娘、嫂子都乐意向她学，她也耐心地指导。

这一年的春节，许之桢放寒假归来，父母觉得他们已经长大，就为他们操办了婚事。

婚事办得简单而热闹。举行婚礼那天，大连障许家的大门上贴着大红喜字，堂屋里点着一对大红蜡烛，墙上也贴着红喜字，还挂着一副对联：

握手初行平等礼

合心同唱自由歌

这是帅惊白的老师高老先生为新婚夫妇写的，祝福他们志同道合的美满婚姻。

婚礼在一片喜庆声中开始。新婚夫妇没有跪拜天地，而是向祖宗、父母各行一个鞠躬礼，接着相互之间也行了一个鞠躬礼，散发了一些糖果、花生，没有大摆筵席。这在当时算是对旧

的婚礼习俗的一次勇敢革新，很受穷苦乡亲们的称赞。

婚后，夫妻恩爱，情深意笃。寒假过后，许之桢重返长沙就学，帅孟奇留在家里操持家务，照料生病的婆婆，织布、刺绣挣一点钱，支持丈夫完成学业。

1919年5月，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在北京爆发。这年7月，许之桢和几个在省城学习的同学回到汉寿县，在县城宣传全国各地支持五四运动的情况，开展反帝和抵制日货的爱国斗争，同时帮助县里的工商界成立国货维持会，推销国货，销毁日货。县城人民的爱国情绪被激发起来。

帅孟奇看到丈夫高昂的爱国热情，干练的组织才能和滔滔不绝的演讲口才，打心眼里喜欢，为自己有这样一个丈夫而感到自豪。

8月的一天，许之桢同几个同学见面后回到家里，望着妻子欲言又止。帅孟奇感到奇怪，心想平时丈夫回家，总是兴高采烈地诉说在外面的许多见闻，今天怎么了，似乎有心事，于是问道：

“之桢，你怎么啦？遇见麻烦事了？”

这时候，许之桢的母亲已经去世，帅孟奇则是有孕在身。望着妻子怀孕的身体，许之桢为难地说：“孟奇，你知道吗，在我们国家的北方有一个国家叫俄国。前年，那个国家的劳苦大众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起来革命，一举推翻了沙皇统治，成立了一个没有剥削，没有压迫，人民当家作主的新国家，我们想要推翻军阀统治，就应该借鉴他们的经验，这首先要学好外国语。今天，一个朋友约我一同到上海去学习外国语，我心里很想去，但想到母亲故去后，留下你一人，又将分娩，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……”

帅孟奇低着头默默地听着。她对生孩子毫无经验，只是听

老人们说，女人分娩就像一只脚踏在棺材里，非常危险。她多么希望在自己临产时有丈夫守在身边啊！可丈夫为了救国，要去寻求革命的真理……她记得他们小时候曾在一起立过誓言：要铲除贪官污吏，土豪劣绅，要消灭世上的不平等。现在不正正是唤起民众来奋斗的时候吗？怎么能只顾自己一个小家庭呢？想到这里，她毅然抬起头来，神情坚定地望着丈夫说：

“之桢，你放心去吧！好男儿志在报国。你走以后我回娘家去，有妈妈照顾我，你尽管放心。”

许之桢心里的重负解除了。他紧紧握住帅孟奇的双手，感激地、爱恋地注视着她，激动得说不出话来，好半天才轻轻地吐出五个字：“我的好妻子！”

8月下旬的一个清晨，太阳还没有升起的时候，帅孟奇踏着朝露，送许之桢来到江边码头。

别离的时刻到了。许之桢千叮咛，万嘱咐，要妻子多多保重，不要太劳累，然后登上停靠在码头边的一条小木船。艄公摇起了船桨。帅孟奇恋恋不舍地挥动着手绢，望着小船慢慢远去，直到变成一个小黑点，在水面上消失，才转身回家。她没有想到，这一别就是整整5年！

这一年的腊月初八，帅孟奇生下一个女孩。婴儿长得眉清目秀，外公高兴地双手捧着左看右看，并为她取了名字——许端一。

家书传到上海，许之桢多么盼望见到妻子和女儿，怎奈路途遥远，无暇回家，只能书信往还，聊表思念之情。

许之桢这时在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筹办的外国语学社学习，同时参加《新青年》的编辑出版工作。《新青年》每出一期，他都给妻子寄去一份，让妻子阅读，并叮嘱妻子要破除封建习俗，用新思想教育女儿；要在家乡团结群众，开展反帝反封建

的爱国运动。

帅孟奇细读着每一期的《新青年》，从里面了解国内外发生的大事，了解当代青年的责任和义务。在字里行间，她仿佛听到了丈夫的心声。她为丈夫的思想进步而感到骄傲，自己也不甘落后，努力学习。

1921年初，汉寿县办起一所女子小学，缺少珠算教员。帅孟奇的珠算非常熟练，于是她带着女儿进城，应聘到该校任教。这年3月，许之桢被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派往苏俄学习，由于行期匆匆，他未能回家同妻儿告别。直到3年多以后从苏联归来，他才有机会回到汉寿看望妻子和女儿。

帅孟奇忘不了1924年炎热的7月的那个傍晚，她刚给女儿洗完澡，端着一盆脏水出来，抬头看见一个身穿黑色中山装，手提一只旅行袋的男人来到跟前。她惊喜得愣住了，来人竟是许之桢。她连忙放下木盆，接过许之桢手上的旅行袋，高声喊着：“端一，端一，爸爸回来了！”

小端一听见妈妈的叫声，跑到门口，探出半个脑袋来，一言不发地注视着眼前的陌生人。

许之桢紧走几步，蹲在女儿面前，端详着她：

“啊，这就是我的小端一吗？已经这么大了，你想爸爸吗？”

孩子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。

帅孟奇一边放下提包，一边对女儿说：

“端一，快叫爸爸呀！你平时想念爸爸，怎么见着爸爸，又不说话了呢？”

小姑娘这才腼腆地叫了声：“爸爸！”许之桢将女儿抱起，亲了亲她的小脸蛋，掏出一个玉石做成滑溜溜的鸡蛋，说：“送你一个小玩意儿，这是我从苏联带回来的。”

父女间的生疏一下子就消失了。女儿亲昵地坐在父亲腿

上问这问那，一家人欢聚一堂。

夜阑人静，孩子熟睡以后，夫妻俩低低地诉说着离别之情。许之桢告诉帅孟奇，1921年他历尽艰辛抵达苏俄，在海参崴和伊尔库茨克滞留了一段时间，担任红军中的文化教员。直到1922年11月才到达莫斯科，进了莫斯科东方劳动大学学习。就在那一年，由罗亦农同志介绍，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他还告诉妻子：他是本年5月回国的，现在武汉担任中共湖北省委组织部部长。

帅孟奇也兴奋地告诉许之桢：她所在的学校里有许多进步的女教师，校长黄易瑜也是个思想进步的女士。今年汉寿县成立了女界联合会，会长是黄易瑜，她（帅孟奇）自己则负责宣传和组织工作。女界联合会在城乡宣传新文化运动，提倡男女平等，妇女经济自主，反对裹脚，反对纳妾，为争取妇女解放而奋斗。她还告诉丈夫，许多思想进步的男士都支持她们的工作，父亲帅惊白还为她们编了一首反对裹脚的儿歌。说着，她轻轻地念起来：

裹小脚，骨头脱，
摸壁又扶墙，
走起路来痛得打哆嗦。
哎呀，哎呀，亲娘呀！
求求你，
莫要为女儿裹小脚。

念完，夫妻俩轻轻笑了起来。许之桢非常高兴妻子这几年的变化，觉得她不仅思想觉悟提高了许多，而且才干也明显增强，不再是一个羞怯的农村姑娘，变得落落大方，能言善讲。

许之桢这次在家只住了三天。一家三口度过了十分快乐的时光。他们多么不愿意分离呀！但由于革命工作的需要，许

之桢又毅然离开了。

短暂的三天，对帅孟奇的一生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。从丈夫那里，她懂得了许多革命道理，了解了什么是共产党，它的宗旨，它的纲领和奋斗目标，以及共产党员的条件和入党手续。她知道了共产党有严密的组织和铁的纪律，只有不怕牺牲，愿意为劳苦大众的解放奋斗终生的人才能成为共产党人。她从心里爱自己的丈夫，也盼望着有一天自己也成为一个共产党人。

帅孟奇和丈夫再一次见面，是在1926年的7月，这也是他们作为夫妻的最后一次见面。当时，许之桢代表上级组织到汉寿县传达迎接北伐军的指示，在家里住了两个晚上。从那以后，帅孟奇在革命的征途上历尽坎坷，和许之桢东西南北分别了14年。14年中，有种种传闻，说帅孟奇已经牺牲。待到1940年两人重新在延安见面时，许之桢已经不再是帅孟奇的丈夫了。帅孟奇不怨恨许之桢，她理解这个差错是特殊的环境造成的，而她和许之桢过去的婚姻经历，那段美好的回忆，一直留在她心里，毕竟许之桢是她革命路上的第一个领路人。

1964年许之桢去世时，帅孟奇提前去向他的遗体告别。一张登载着许之桢去世的讣告和许之桢生平情况的报纸，她珍惜地留在了身边。这张报纸，经历了“文化大革命”的浩劫，完好保存至今……

在大革命的风暴中

20年代中期，大革命的风暴在中国大地上卷起。受丈夫影响决心走革命道路的帅孟奇，积极投身于这场风暴之中，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，经受了重要的锻炼和考验。

1926年6月初的一天，一位20来岁的青年人来到汉寿县的城隍庙找帅孟奇。帅孟奇见是一位陌生人，感到奇怪，便问：

“你找哪个？”

“你是帅孟奇吗？”青年人问。

“是。”

“啊，认识一下吧！我叫詹乐贫，我在长沙见到了许之桢大哥，他让我捎个信，不久他要回汉寿来。”

“他到长沙了？”帅孟奇听到这句话又惊又喜，赶紧请詹乐贫进屋坐下。

“许大哥刚来长沙，他是我们湖南省农民协会的秘书长。”詹乐贫轻声对帅孟奇说。“大革命开始了，北伐军5月20日从广东出发，已经打到了湖南边境，很快我们湖南也要解放了。”

“那穷人就能翻身啦？”帅孟奇兴奋地说。

“那当然！”詹乐贫望着帅孟奇激动的模样，心里十分赞许。他继续说：“我回汉寿20多天了。听说你在女界联合会干得不错，你们的民益女校办得很好，为妇女求解放做了不少工

作。但也听说青年团来发展你入团，被你拒绝了？”

“青年团是年轻人的组织，我都 29 岁了，还入什么青年团，我只想入共产党。”

詹乐贫听到这句话很高兴，马上回答说：“孟奇大姐，我就是共产党的人，欢迎你加入我们的组织。现在革命形势发展很快，正需要发展可靠的同志，壮大我们的队伍，去开展工作。我愿意做你的入党介绍人。”

和帅孟奇谈了很久，詹乐贫才离去。通过这次谈话，帅孟奇得知，詹乐贫原在北京农业大学读书，也是汉寿人，现在根据革命形势的需要回家乡开展工作。

这一夜，帅孟奇兴奋得难以入睡。她几年来的愿望就要实现了。入了党，当了共产党员，就是党的人了，她该怎么工作呢？

过了几天，有人来通知帅孟奇去开会。跟着来人走到县城积谷街的一所房子里。进屋看到一侧墙上挂着马克思的画像，屋子中间有一张方桌，四条长凳围在桌旁，已经有詹乐贫和另外几个人坐在桌边了。等帅孟奇坐下后，詹乐贫就主持开会。他说：“今天是我们中共汉寿小组第一次发展新党员的会议。我先介绍一下我们小组的成员：这就是在座的陈刚同志、向贤胖同志、丁基础同志。我们今天要讨论的是帅孟奇、毛觉民的入党问题。他们两位在汉寿县是比较突出的。帅孟奇是女界联合会和民益女子职业学校的骨干和创始人，做了许多工作，帮助妇女进行反封建、求解放的活动；而毛觉民在办夜校、组织农民协会方面，和在县总工会以及学生联合会中起了很大作用。他们都出身贫苦家庭，有阶级觉悟。今天，我和陈刚同志介绍他们入党，看大家有什么意见？”

大家都表示赞同，一致举手通过。于是在欢迎新同志的掌

声中，全体起立。由詹乐贫带领帅孟奇和毛觉民，在马克思像前举起右手，庄严宣誓：“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，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，准备牺牲个人，努力革命，严守秘密，服从分配，永不叛党！”

宣誓完毕，大家庄严地唱起国际歌。

唱完国际歌，詹乐贫对帅孟奇和毛觉民说：

“从今天起，你们就是正式的共产党员了。没有候补期。因为你们已经为革命做了许多工作。希望你们今后为党的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！”

帅孟奇坚毅地回答：“我保证誓言中要求的事情都能做到！”

这一天，帅孟奇多么兴奋呀！从此她和丈夫成了同志，并肩战斗在一条战线上了。她多么希望能马上把这消息告诉他。

帅孟奇入党不久，7月的一天，在火辣辣的骄阳下，许之桢风尘仆仆，满头大汗地回到家里。帅孟奇看见丈夫回来，满心欢喜，立刻端来一盆洗脸水，倒来一杯凉茶，打趣地说：

“之桢同志，先擦把脸，喝口水，歇歇吧。”

“啊，你入党了？”许之桢听妻子叫“同志”，马上问道。

“是的，上个月宣誓的”，帅孟奇高兴地说，“没有办法告诉你。”

许之桢高兴得“啊”地叫了一声，把妻子抱起来转了一圈，然后双手搭在她的双肩上说：“祝贺你，孟奇。太好了！”

他告诉妻子，北伐军已经进入湖南，一路北上，受到民众的拥戴支持，势如破竹。吴佩孚、叶开鑫的部队节节败退。用不了多久就会把北洋军阀全部赶出湖南。

帅孟奇兴奋地问：“需要我们做些什么呢？”

“我这次回来，就是来传达上级指示的。还要见詹乐贫和

中共汉寿小组的成员。”许之桢说。

当天晚上，中共汉寿小组在积谷街开会。许之桢向小组成员讲了当时的形势和任务，要求汉寿县的共产党员做好四项工作：第一，发展各种群众组织；第二，动员和组织群众支援北伐战争；第三，赶走军阀后，实行国共合作，成立新政府，共产党员可以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，竞选政府成员；第四，新政权成立后实行减租减息，惩治不法地主和土豪劣绅，发展农业生产。

汉寿县的共产党员有了上级指示，立即分头积极行动起来。帅孟奇回到女界联合会，当月就把这个组织改组成妇女协会，她自己被推选为会长。她还组织会员到各乡去发动农村妇女，用通俗的语言讲解为什么要反对军阀，帮助北伐军。

7月22日，北伐军收复汉寿县，帅孟奇领导妇女协会为北伐军挑水送茶，护理伤员，捐献物品，发动妇女动员各自的亲属参军支持北伐。汉寿县的妇女工作受到了北伐军官兵的高度赞扬。

8月2日，汉寿县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。詹乐贫、陈刚、毛觉民、帅孟奇等9名共产党员被选为国民党汉寿县党部执行委员，帅孟奇任妇女部长。汉寿县新政府成立后，各项工作顺利开展。到11月份，各乡都建立了农民协会，发展会员7000多人，同时组建了农民自卫队；成立了县总工会，会员达1300多人，组建了工人纠察队；妇女协会也拥有会员4000多人。工人纠察队赶走了反动的县团防局长俞都，把团防局的领导权夺到了民众手中。接着又改造了全县各区、乡的团防局，摧垮了各区、乡的地主武装，处决了外号叫“汉寿王”的恶霸地主梅孟乔。农民协会领导农民自卫队打开大地主的谷仓，把粮食分给了穷苦农民。妇女协会也积极开展活动，鼓励妇女们起